

人的一身，到底什麼才是重要的呢？走過了五十歲，越發感覺知道是一回事，身在其中的迷惘，又是另一回事。

五十歲（2008）的這一年，我又陷入了一段很迷惑的感情，真的感覺朝思暮想，也真的感覺很愛，愛到晚上會影響睡眠。說真的，要不是自己那麼癡迷，我會比較有心思觀察小福和小樂，牠們也許就不會因餵食太多而葬送小命，現在後悔，也沒有用了。對方是一個很優秀的同學，頭腦極佳，篤信佛教，擅長思辯，口舌伶俐。我除了上課準時，也準時交報告之外，處處都不如她，但是卻以為就是要如此，生命才會進步。這種單方較多的喜愛，為時很短，幾個月後，在不斷被批判，不斷被拒絕中就劃下句點。難過一場，刪除了所有電子郵件，重新開始，日子還是得過下去。人需要感情，但是感情卻最是傷人，尤其是天底下，要能相和，又能相聚，實在太少了。感謝上帝，我的家人都支持我放下這段被人輕視的感情。

上帝也真幽默！這段令人傷心的感情卻也留下了益處，這個同學當時極為推崇一位中醫師，把他稱為「神醫」。過去我對中醫的觀念不太好，感覺中醫有些落伍，但是這些年接觸了一些西醫所醫治的病人，尤其是晚年衰老的患者，西醫醫他不死，但又無法把他醫好，就變成很慘的「活受罪」！後來又看了王唯工的書《氣的樂章》，使我對中醫的印象大為改觀。這許多的因素，使我在 2009 年一次腹痛數天的情況下，開始求診於這位醫師，從掛號是第一個驚奇，必須先打電話掛號，對方說 937，甚麼？九點三十七分看病！這醫生看診，有如神助，他把脈極快速，然後開始述說你有什麼問題，他一連串說了一大堆問題，我連聽都來不及：卵巢發炎、小腹腫脹、眼睛乾、鼻子癢、走路無力、脖子緊、心悸、胸悶、緊張、睡眠不太好....。我也不知道是哪裡來的信心，可能是同學的「神醫」宣導，加上在醫生那裡聽診的震撼，就這樣開始每週煎草藥五天，開始治病。喝那碗黑褐色的湯水，總讓我想到古裝連續劇的場景。吃了三個星期藥，腹部還有些微微的痛，母親責問我：「為什麼不去看西醫」，我回答：「不痛很簡單，止痛藥一吃就不痛了，但是必須治本。」朋友也紛紛要我去西醫檢查，我終於去照了超音波，醫生說卵巢有肌瘤，已經超過三公分，就算開始停經，也只會縮小，不可能消失了。我還幽默回答醫生：「那就和瘤一起老吧！」

不料，當我告訴這位中醫超音波檢查的結果，他只有一句話：「我幫你把它除掉！」就這句話，我死心塌地讓醫生治療了九個月，其間，我感覺自己的身體愈來愈好，一些老毛病如頭痛、下巴不定期就長脂肪瘤都沒有了。醫生宣判我可以停藥的隔天，我又跑去照超音波，檢查結果發現卵巢沒有東西了，子宮有極小的肌瘤，但不要緊，其實幾個月前這位中醫師已經告訴我裡面還有東西，但沒有關係。西醫無法解釋為什麼那個超過三公分的卵巢肌瘤不見了。這中醫師不愧良醫，而且相對而言極為價廉，不過，從掛號開始，求診這醫生就要預備接受各種艱難。這些年，我有問題，大多找這位中醫師，有了他，使我得以安心，當然他也有不盡然判定正確的時候，但是和我，算是「投緣」吧。

話說回來，2008年的十月，我與一對瑞士來訪的大陸夫婦就經歷了耶穌的奇妙恩典。這對夫婦居住在瑞士的巴塞爾，在我於瑞士開始讀書的時候就認識了他們，他們非常熱情好客，也與我相談甚歡，許多的節日都邀請我與他們共度，這份情誼永難忘懷。這一年的十月，他們來台灣旅行，從十月二十五日接機開始，我就想辦法抽出時間陪他們玩。二十二日載他們去陽明山，不料才上山不久，車子就加不上油，拋錨了。打電話問修車師傅馮先生，他說要等待車子冷卻，再發動看看，果真，好了，就這樣玩了一天，從陽明山的擎天崗，到金山，繞到野柳。隔天，車子進場檢修，但沒有發現什麼問題。

二十五日，我載這對夫婦走北橫公路，要經拉拉山，一直開到花蓮太魯閣。車子在巴陵上拉拉山的途中開始出狀況，加不上油，熄火。老方法，等待車子涼一點，再發動，又可以走了。這樣壞了兩次，等候了兩次，才開到了拉拉山。忐忑不安地在拉拉山看完，接下來往宜蘭的路，地點偏僻，路徑狹窄，人煙稀少，在沒人的地方又壞了一次。三個人，揪著心，往前走，我對他們說：「每次踏下油門都在禱告！」他們兩位受共產黨教育薰陶，不信耶穌的居然回答我說：「我們也一直在禱告！」到了北橫後段，前面有兩輛遊覽車，十多輛小車尾隨在後，路小到不容許拋錨暫停，我的心都要停止了。好不容易，出了山區，才喘一口氣，車子又壞了。打電話給馮先生，他說：「去羅東找一家車行，把上下兩個感應器都換掉。」後來，又遇上山區道路坍方，要走一段河床，車子在大石頭小石頭之間顛顛波波一番，居然顛好了。到了羅東，也順利看到車行，鬆一口氣。但是車行的人，檢修又試開之後說：「車子沒有壞，走吧！」

天阿，它明明就是壞的，但是他們認為電腦檢測零件沒有故障，不需要更換。沒辦法，我們在蘇澳住了一晚，真難為了他們兩位好修養，沒有怨言，我只得往好的解釋：「蘇花公路風景好，明天白天開才能看到美景」。走上險峻的蘇花公路，開著一輛隨時會拋錨的車子，感謝主阿，居然一路都沒問題，真的是河床路顛好了嗎？愈開愈放心，三個人高高興興玩了太魯閣風景區，他們還鑽進了水濂洞，叫我一定要進去。隔天，我送他們去花蓮火車站，他們搭火車往南去墾丁，我單獨開回台北。半路上，碰上道路坍方，等了半個小時，重新上路不久，在一個風大雨大的地方，車子又加不上油了。好不容易，禱告加禱告，沒有再故障，開回台北。隔天早上還去政大上課，下午到北投馮先生那，他一檢查，說：「我不知道你是怎麼開來的，上下兩個感應器都是壞的，感應器故障是根本不能開的。」那天換了兩個感應器，我笑著說：「我的車有你擔保。」他回答：「我無法替你擔保，你信的主耶穌替你擔保！」經驗，是認知的起點，我能不信耶穌嗎？呼求主耶穌，祂帶領我們認識祂奇妙的守護。

從花蓮回來，發現陽台有一隻死去的斑鳩，牠死的很慘，兩個眼睛被啄出眼珠以外，連腦子也被拉出來，可以從這眼穿過，另一眼透光看到另一邊。兇手就是我的三隻鴿子，出入的窗戶只有一個，鴿子必定看守了出口，然後攻擊這隻來「偷吃」食物的鳥。隔天，我把小以、小雅和小愛都放出去，不讓牠們再進來了。這次放鴿子之後，我又養過好多受傷或生病的鴿子，多到我自己都記不清了，感情自然也沒有那麼深了，然而，我還是

喜愛鴿子，願意無怨無尤地幫助牠們，以下是這段日子來過的鴿子們：

2010年七月從美容院拿回長滿鴿痘的小豆和大豆，小豆去世，大豆健康放飛。這家在金門街的美容院當時養鳥，因此附近鄰居會把拾獲的野鳥拿去給老闆娘養。

2010年四月從美容院拿回大毛、二毛，健康長大放飛。

2012年十二月從美容院拿回小乖，生病去世，我當時太忙，又連番下雨，不方便騎機車帶牠就醫，至今歉疚於心。

2013年四月撿到小麥，來了猛吃，情況很好，但後來不吃了，居然去世，我懷疑是我餵食太多，牠還小，不知節制，導致死亡，也很難過。

2013年五月朋友拿來大恩，低垂著頭，原來是中了神經性的毒，醫生沒有把握會好，感謝主，牠的頭一天一天抬起來，後來成為健康鴿放飛。

2013年八月在公園撿到飢餓瘦弱的黑幼幼，一個月後健康放飛。

2014年二月朋友送來剛強，情況很糟，整個頭都被啄傷，一眼幾乎睜不開，一眼完全被膿封住，努力救治後，救回一眼，牠是很老的賽鴿，可能是飼主棄養，兩個月後身體好了，還是放飛。

2014年六月巷弄中看到極為瘦弱的幸運，以為牠能幸運存活，但終究撐不過，腹瀉連連，就醫無效，隔天去世。

2016年二月朋友送來弱小還不會飛的斑鳩，試著救救看，感謝主，一個月後健康放飛。

鴿子，使我深刻感受到生命。牠們努力地活，平靜地死，無畏風雨，日日尋糧，喜愛群居，喜歡城市，也願意親近人。有一天，我對賽鴿醫院的李醫師說：「鴿子很殘忍。」他回答我說：「人類更殘忍。」是阿，鴿子只是爭奪食物，人類卻樣樣要奪。

2009年我完成了碩士論文，六月十五日口試，請來了輔大神學院的舊約權威老神父和輔大宗教學系的教授。當天我去載老神父來政大，不慎錯過了高架道路的交流道，只好硬著頭皮與到台北市的車陣擠成一堆，時間愈來愈緊迫，老神父不發一語，真是好修養。好不容易到達政大後山，老神父溫和地問我，我說立刻就能到達。果真，準點到達學校，真是緊張死了。口試很順利，記得老神父說「研究聖經必須要具備三種古代語言、三種現代語言。古代語文是希伯來文、希臘文和拉丁文，現代語文是英文、德文和法文，像王同學六種會了五種，這樣的人才不可多得。」在那一時刻，我就在心裡告訴自己，有時間我一定要學法語，更深的學習動機是懷念那一段在瑞士與法國同事工作的日子，2015年我果真開始了法語學習，感謝神。

政大畢業，我開始全心放在寫出一本自己的希伯來文法教材，擺脫過去用書一直無法取得使用權的困擾。這本新書定名為《新希伯來文法三十課》，分為上下兩冊，主要的框架和原來差不多，但是內容卻完全改寫，也增加了更多經文作為範例和作業。從這一年秋季，浸信會神學院的推廣教育中心開始找我去外地兼課，花蓮，每個星期五坐火車去花蓮，在教會度一夜，隔天上半天課，下午坐火車回來。浸神原來是願意出飛機票的，但我不願意搭飛機，寧願提前搭火車去，雙方都高興。後來，我陸續又去了嘉義、台中

和中壢教導聖經課，這個工作雖然頗為辛苦，但是能夠離開台北，認識各地的人，還能有收入，讓我一面讀書，還能有錢生活，感謝主，感謝浸神，感謝各地的學生們。

另外，我還有一個重要的收入就是每個星期天的講道。在道生神學院工作的時期，就有一些教會請我講道，後來，漸漸變成在幾個比較需要的教會長期服事。感謝八德浸信會、中華傳道會天恩堂、忠孝之家、道生長老會吉利教會，每個星期得到講員車馬費 2000 元，在有固定數萬元月薪的人眼中只是微不足道的小錢，但是卻是我一個星期重要的吃飯錢。從離開了道生神學院，就靠這零星星的幾千，幾千，度過了一年又一年的生活。感謝這些請我講道的教會，講道的服事不但使我靈命不斷受激勵，也能幫助教會，又幫補我的生活。

回想從前，年輕時期在貿易公司收入不高，後來哥哥要結婚錢不夠，我幫助他一些錢，之後被同事欺騙，借錢不還，那人又偷竊我管的公司零用金，我賠償公司數萬元。空空如也進入神學院，靠教會實習和家人幫助讀完浸神。出國也是艱苦打工，最後把所有的奉獻建立了教會，牧會階段因為教會沒錢，我也差不多存多少，奉獻多少。直到最後離瑞士之前，工作都辭了，才存了半年錢。拿了一萬餘元瑞郎回台灣，不料，又遇上小蕭經濟困難求援，我立即伸手幫助，又幾乎歸零了。在道生神學院算是日子好過了幾年，還有父親去世，父母留了些錢給我這個不會賺錢的。希伯來聖經教室開張，錢像水一樣流走，直到把教室搬到廈門街，水才止流。沒法有什麼較好的收入來增加儲蓄，無法開源，認命了，節流可以做到，每個月一萬餘元我就能過日子，十多年來，就這樣過去。最安慰我的就是《德訓篇》三十篇十六節說「沒有一種財富，能勝過身體的健康；也沒有一種快樂，能超過內心的喜悅。」非常感謝為我和教室奉獻的人，不管支持的金額是多少，我都親筆寫一封信達謝他們，寄上收據。

聖經教室、教會講道、浸神兼課，原來以為日子就這樣啦！沒有想到，2010 年的四月，一封被谷歌（Google）搜羅進入我的電子郵箱的文件，讓我開啟了人生的另一條道路。這個文件是來自一個部落格，題目是「兒子考研究所」，網站名是輔大宗教系主任。看來，她就是曾經擔任我碩士論文口試委員的那位主任。於是我開始以「老烏龜」的別名與她交談，幾個往返，提及畢業之後，一來高興，二來感傷，因為沒有學校，沒有同學，也沒有精彩的討論課了。不料，老師居然告知「那你可以來輔大做新莊的烏龜呀！簡章已經出來了！現在還趕得及報名及考試啦！」（2010/04/10 19:14）原本也不特別在意這樣的召喚，但是偏偏就在這個星期，我在浸信會神學院兼課，聽到同學們興高采烈地說「學校在教育部立案通過了」。別人的喜悅，卻是我的當頭棒喝，沒有博士學位，此後無法在此兼課啦！我開始思考那個來自部落格的召喚，這是來自上帝的聲音嗎？想到自己最愛的就是教書，沒有學位，寸步難行！想到已升天家的父親和年邁的母親就是渴望家中出一個博士。一晚，把想法告訴了讀經班的學生，一個學生鼓勵我說：「老師，去讀書，幾年很快就會過去的。」

是的，幾年很快就過去。四年之後，眼看我就快要能夠畢業了，但是萬萬沒有想到，來

輔大繞一圈的我，又經歷了完全沒有想到的生活，在思想上也突破了許多過去的觀念，這幾年，畫下的刻痕，永遠無法消逝。

2010年四月二十日，我騎摩托車到輔大送交報名資料。第一次，穿過新海橋到輔大，在橋頭看著板橋殯儀館，我還自嘲「過去四年去政大看第二殯儀館，現在來輔大看板橋的殯儀館！」沒想到，才過了橋，一輛突然右轉，載滿礦泉水的中型貨車就把我摺倒了。摩托車倒下，車的腳架狠狠地壓在我的腳指頭上。好痛阿，但是表面看起來，沒有大傷，很快和解，對方說願意負擔醫藥費。交了報名資料，我就去了輔大診所，當時已經過了中午十二點。診所的護士超好，替我找到一個復健科李醫生願意看我，他好仔細地比對兩腳，替我檢查，但是那時沒有X光設備，無法確知情況。那位李醫生，知道我是傳道人，還去替我拿回了掛號費，叮囑我當天必須去大醫院檢查。忍著痛，下午我去了郵政醫院，照了X光看片子時，醫生開口問：「輔大診所的生意好不好？」天阿，這樣子的醫生，他腦袋想甚麼？他說沒事，我可以回家。我又痛了好久，敷了一些中藥材，終於捱過了疼痛，指頭卻是歪的了，原來骨頭沒斷，筋卻斷了。

恨阿，恨！那個八里賣礦泉水的，毀了我一個腳指頭，醫藥費300元還催了好久才寄來。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七月二十，每個月二十日，我就發個簡訊告訴那個王先生，我的指頭壞了，要他小心駕駛。三個月後的某一天，我突然感覺，我必須饒恕，否則他還是日子好好，毀掉的是我平靜的心和我的信仰。從此，我接受了這個事件，接受歪掉右腳第二趾，望著這個趾頭，我知道其實人都是在「漸漸死亡中」，今年壞了這個，明年另一個機能不太靈光，但願身體日漸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後書四16）。感謝神，讓我看見輔大醫護人員之愛，也讓我經歷部分的死亡，提醒我，要內心更新。

話說輔大的入學考，我在很短的時間預備，除了英文，其他兩個科目「宗教學理論與方法」和「宗教傳統與比較宗教」分數也不頂好，抱定了，不管會不會寫，反正絕對不空著交卷，盡最大的本事猜，用最漂亮的筆跡寫。記得有一題說用「王充」和「費爾巴哈」的無神思想作比較，我根本不認識這兩個人，只知道王充不是我父親。我還是咬著牙，嘿嘿，寫了兩大段，比較東西方的無神論。英文，太意外了，居然拿了一百分，其實有六個單字不認識，三個猜對了，三個用答題方法掩飾，故意打亂原文的秩序翻譯，插入自己的話回答，把不會的句子略過。就這樣，擠上了第二輪的口試。

五月二十六日口試那天，沒有想到社科院院長提出的第一個問題，要我說自己最深刻的「宗教經驗」。在那當下，我想到的深刻經驗，是耶穌顯現和我談婚姻和性生活，這怎好啟齒呢？但是，我活著就是要為主作見證阿，不管了，講！當場說出在瑞士布格冷（Bürglen）小教堂感受耶穌顯現的經驗，也揭露了自己有同性戀的傾向。在一個道德觀念保守的天主教大學，這下子，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錄取了。六月十一日當我上網看到自己是「第一名」被錄取時，說不出來的感恩。主阿，我從小到大，都是倒數的名次，只有在你的愛中，我居然能有今天，感恩阿，感恩。考上了「輔仁」，學生們大聲笑說：「老師，你要去『唬人』哪！」

才踏進學校不久，就認識了釋法師，她真是一個特別的人，滿面春風，笑起來兩個酒窩淺淺的，真是一個擁有「法喜」的人。在宗教心理學的課，又認識了一個心理研究所來選課的小晨，每個星期下了課，釋法師、小晨和我，就一起吃中飯，然後天南地北的開始聊。如果有一個地方，甚麼意念都能說，甚麼行為都能談，甚麼錯誤都會被理解，甚麼痛苦都會被擁抱，那就是我們三個人的世界。一個離過婚的法師，一個在同性戀掙扎中翻滾的傳道，一個從事心理諮商單身卻也有第三者戀情的小晨，我們中間滿滿的是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愛和心理諮商的體恤和理解。在我快要結束輔大生活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是那麼深，那麼深地懷念這段午餐時光。我們真的需要天堂嗎？我們需要人的愛和理解，超過一切，我們應該為此而活。

有人對我說：「你去學校問問，考第一名進來，有沒有獎學金！」我從教務處，問到了系辦公室，得到的是一個助教的工作，老闆呢？就是部落格的主人，一個研究新約聖經、神學家思想和女性神學的學者。第一個學期當助教，協助處理教室的點名、上課秩序管理、教學資料整理、學生報告批改和考卷成績登錄等雜務。我每次和老師說完話，離開老師辦公室時，總覺得老師的臉流露出一種奇怪的容貌，一種說不出來的「不快樂」。有一次和釋法師和小晨一起遇見老師，我高興地介紹他們，老師又顯出了「不快樂」，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第二個學期，我還是助教，但是自己的課加上了夜間部的一個班級。第一次接觸所謂的「進修部」，被班上亂成一團的秩序驚訝到。台上老師說的口乾舌燥，台下只有前面三排同學在聽課，後面的呢？排骨麵、雞腿飯、炒米粉等等吃的喝的排了一排又一排的座位，突然跑出教室半天不回來的、接聽手機的、玩手機遊戲的、看其它東西的、談天說笑的、傳遞紙條的，總說一句：沒人聽課！下課時，我告訴老師，但老師說她根本不敢看後面，也甬提要管後面了。老師離開後，上課鈴響，老師還沒有進來，我就開始點名，然後開始教訓，其中最令人痛恨的一句話是：「你們一餐不吃不會死！」還有說大意是「不要因為自己是進修部，就放任自己，浪費時間，浪費金錢，你們要努力，把自己看做是外語學院的，就能像他們那麼好！」痛罵一番，開始規定上課秩序，有好學生高興，但大多數應該是慘呼痛恨我。老師進來了，繼續上課。這場擅自作主的痛罵，雖然改善了教室規矩，但也讓我被老師責備，但在衝突中，我也感受到了老師對我的一份感情。下了課，我提議載老師回家，減少她一個小時耗在路途上，從此，我就成了她心照不宣的私人司機。

身為助教、司機的我漸漸也成了老師的好朋友，我承認自己的心變得有點驕傲了，當上了系主任的麻吉夥伴，似乎地位也高了一級，哎呀！人就是這樣短淺。2011年四月，老師在香港的母親安息主懷，緊接著的哀傷還有老師的丈夫心臟病嚴重，但又必須接受一個可能死亡的牙齒手術。為了排解哀傷和焦慮的情緒，有時候老師也和我外出郊遊，通常只有短短兩三個小時的空檔，但卻一點一點累積了很好的感情。記得，入學口試的時候，有位教授問「你進來輔大，會不會影響你的同學？」（他是指我的同性戀傾向）真

是個糟糕的問題，但我還是禮貌地說了我與神的奇妙經歷，肯定自己不會影響同學，沒有想到，我不想影響任何人，但是這位老師卻被我影響！

老闆老師對我非常好，盡力替我找比較多的時數當助教，讓我有好一點的收入。老師也開了整整一年有關詮釋學的課，而這正是我的研究主題。六月二十日，我和老師在臺大醫院等候開刀出來的師丈（師丈也是我的老師），等了好久，過了預定要出來的時候，嚇死人哪！老師還說：「我沒有找好葬儀社！」還好，最後出來了，原來是因為情況很好，醫生把預定兩次手術的醫療一次搞定了。

我與老闆老師的感情使我發現原來感情有那麼多種，有那麼多個層面。這段可說是「曖昧」的感情，應該不算「愛情」，至少在我個人沒有「落入愛」(fall in love) 的感覺，但又似乎比「友情」多了些，在一起感覺很好，也有一丁點說不上來是什麼的「愛意」。不論這是「愛情」還是「友情」，在我們兩人之間的「有情」都是難以告訴別人的，尤其她是教授，我是學生。對於我的幾個數十年交情的好朋友，還有我的家人，我都沒有瞞著他們，我想是因為對這段感情，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定位它是什麼，好友笑說：「同性戀、師生戀、異國戀（老師不是台灣人）、婚外情！」

雖然在學校非常沉默，只有法師和小晨曉得我和老師的曖昧關係，但是我想有些人也都看得出來，老師和我交情不錯。我那輛 2000 年買的 Mazda，自從讀政大後很少爬山郊遊，已經漸漸失去重要性，現在又成為重要的交通工具，除了在夜間課程結束載老闆老師回家外，有時候我也和老師去郊遊，有一段時候每個星期都盡量外出一次，走遍了台北附近許多風景區，沒有想到在台北居住超過二十年的老師，連野柳都沒有去過。

輔大的課，除了基督宗教的課以外，必須修其他宗教和理論，於是我選了「道教」。噶！真有膽，和道教的博士班同學一起上課，真是令我擔心。還好，教道教的老師真是善解人意，知道學校如此安排對我們不是研究道教的同學有多為難，於是教導我們「仙學」。說白了，就是道教的養生理論，從《黃帝內經》讀起，我一開卷，就喜愛上這本古老的醫學經典，原來我們的一動一靜，多麼需要與大自然和諧，我們的心念如此深入影響我們的身體。除了理論，我們上課還有做動作，如何運氣，如何讓氣在身上從這裡到那裡，天阿！我不知道自己是從小爬樹受傷太多，還是挨打太多，我一點都不能感覺到「氣」在身體裡面流動。幾年後有一位學生告訴我，意志堅強的人會有這種沒有身體感覺的現象，大概如此吧！成仙還有道具，像趕麵杖的木頭棍子，叫「尺」，橡皮球，叫「太極球」（或藥球），這球像個小籃球，但是媽阿！3.5 公斤，男生要拿 5 公斤重的，在桌上或身上滾。若說在輔大走一回，哪一門課又好玩，又學到東西，就是這門課阿！2013 年九月我通過了學科考的第一個科目，考的就是《黃帝內經》。年紀漸長，這門課教導我如何從新看待自己的身體，保護他，愛惜他。

哲學的課，是輔大主修基督宗教的學生一定要上的。哲學，是我弱到不行的，在老師口中說出的哲學大師，別人熟到不行的人名，在我耳中都是陌生人，其他的哲學名詞，甚

麼論，什麼論的，就更別說有多陌生了。還好，我接觸的三位哲學老師都學問大到不需要學生上課報告，他們都可以滔滔不絕講三小時，還覺得時間不夠，認為對所談的議題只是草草談過。我這個外行的，就樂的只需要努力聽講，聽懂多少算多少就可以了。第一位風骨翩翩、學問淵博的老師教我們郎尼根（Lonergan）的認知理論，他就是我那個老闆老師的先生，學生對他滿口讚譽，但後來才知道當哲學家的妻子不是那麼幸福。第二位滿口道理，學問也是多到講不完，還外加對其他人的批判，活人死人都批，上課聽了一大堆八卦，我們跟他學「近代人文主義與上帝」。第三位是修女，年紀較長，行動緩慢，但講起課來，三小時都不累，學養俱佳，為人謙和，我跟她學了兩個神學家的思想：奧斯定（Augustine）和多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從奧斯定的思想，我感受到一顆愛主的心，但從多瑪斯的思想，我感受到一顆自以為義的心。但願老修女不要看到這句話，她多麼喜愛和推崇多瑪斯阿！

在博士生畢業的條件中，還必須通過英文的檢定，但這項困難的條件在我那個時期能夠以修輔大或其他學校外語學院研究所全英語的課程四學期或八學分成績及格，再申請認可。我原來想努力拼英文檢定去，但是好心的同班同學小劉說他和小翠要去外語學院上「心理語言學」的課，拉我也一起去有伴。我們三個人上完了「心理語言學」，又接上「社會語言學」，教課的老神父雖然八十餘歲，咬字清晰，說話慢速，對學生很有耐性和寬容，也給了我們許多很好的語言學觀念，真是棒極了。後來，我們三人又遠征政大去上「英語教學理論」，那時又有另外兩位其他的博班同學加入，就這樣完成了學校對英語的要求。

課程修完，我開始面對博士課程的三科學科考和投稿期刊三篇發表。這兩樣事情都很耗費時間，於是決定從投稿開始，2013年一月先整理寫得還好三篇的期末報告去投稿，傳給了三個不同的期刊。第一篇投到位於中台灣的一間神學院，結局很慘，不但被拒絕，審稿人沒有說一句好話，最後還評說「此篇文章看不到具有學術價值的學者對話」，我真的寫的那麼爛，也不要這樣說嘛。這樣的經驗，讓我想到博士班的學生有時被安排評論學士班的畢業論文，第一次我看論文，看這個同學連頁碼都沒打，就對老闆老師說：「連頁碼都不知道要寫」，老師反過來勸告我：「你的評論可以造就一個宗教研究的學者，或是讓人再也不研究宗教，用語要謹慎。」記得那天在評論會上，我溫和地改口說：「這位同學可能忘記了打頁碼」。現在，我被人一棒打下來，才深刻體會老師的良善。為什麼要對人如此自高，我們有什麼不是來自上帝的恩典呢？想想自己身為神學院專任教師的時候也很驕傲，真是慚愧。

第二篇投稿宗教博物館的刊物《新世紀宗教研究》，這篇文章得到「修改後再審」的評論，後來順利刊出，我發現那裡的審稿人雖然對稿件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但是都會說些值得肯定的優點，批判的用語也很中肯，讓我心服且高興接受，努力改正。由於等待刊登的時間比較久，與他們的幾位編輯接觸的經驗真好，讓我對於這個佛教機構有非常好的印象。第三篇給了自己學校的《輔仁宗教》，這篇稿子得到「修改後刊出」的評論，評論者也有肯定、有指教。輔仁大學的承辦人員也非常友善對待我這個老學生。

兩篇刊出，少了一篇，2014年我修改了2005年在政大讀書的第一個期末報告〈童女〉作為第三篇投稿論文，修改的過程看見以前的文章真是可用「糟糕透頂」來批判，認真查找，只是堆砌了資料，九年的讀書生涯，我感謝老師們用知識和心血教導，我真的不一樣了。這篇文章，還是投了《輔仁宗教》，兩位審稿人給予「立即出版」和「修改後刊出」的評論，還得到很高的評價。這篇文章探討的乃是「新約引用舊約」，與我的博士畢業論文談的主題相同，既然這樣的架構得到好評，那我就用這個架構來建構我的畢業論文吧！沒有想到，第三篇投稿論文，決定了我的畢業論文大綱，也把我與指導教授（就是我的老闆老師）對畢業論文觀點的差異抹去了。後來，我的畢業論文章章都得到教授肯定，寫作過程遠比想像的順利，與教授心意相連，平順如泥鯁溜過。

學科考這邊，前文提及我以《黃帝內經》通過了第一個科目「道教」，那是2013年九月。由於莊老師鼓勵我「場內考」（到校考四小時），我就接招了，一來不需要在家辛苦一個星期，二來也可以證明我的實力，我可是讀了一整個八月阿。接著，我著手預備第二個科目「比較宗教」，衡量了自己的興趣和能力，選擇有關女性的議題。將蔡老師「宗教倫理學」的課程，結合我去政大選修的「早期基督宗教史專題」探討初代的婦女，和協助老闆老師出版有關女性神學的新書，我仍然選擇了場內考，也於2013年十一月順利通過，據說我是博士班設立以來第一位選擇「場內考」的學生。第三個學科考，就是我的主要領域「西洋宗教」，主考人就是老闆老師，她要我以論文理論為基礎作為考試範圍，這個考試與論文掛鉤，讓學生不必費心多一趟學科考的路程，我在2014年四月順利通過，這次是「場外考」（在家寫一個星期）。

2014年寒假我卯足了勁，完成了所有小先知書的研經講義，這是聖經教室的中文研經班和浸信會推廣教育中心的課程講義。從1998年完成《士師記》的研經講義，到2014年，十六年，完成了所有舊約的研經講義，全部上傳網站，提供海內外愛好研經的朋友使用。感謝神的恩典，希伯來聖經教室的中文研經班是督促我完成此一任務的最大功臣，這些學生跟著我十多年，從2003年二月開始教他們《創世記》，直到2014年九月講小先知書的最後六卷。對於這個班級，我不但收費超低廉，每小時100元，還將所有學費的半數奉獻給福音機構或窮苦的同學，以感謝神讓我教學的恩典。我認為教導《聖經》非常困難，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品格靈命的引導，唯有上帝能擔任這個學科的老師。

我曾經在2013年春天寫了畢業論文的第一章緒論，當時指導教授要我蒐羅最近二十年有關的研究資料，我足足在輔大神學院圖書館蹲了幾天，翻遍論文摘要的期刊資料。感謝老師的嚴格，讓我從嚴謹的第一步開始，先對前人研究的成果有清楚的概念。2014年三月，我又開始繼續寫畢業論文，不再修課，除了教室的課程，也沒有其他兼課，還因為老闆老師生病了，因此我寫得很快。從早到晚的寫，不要一個月，就能完成一章，雖然這樣的「趕」，我還是不厭其煩的查考，要求自己每一句話都要「有憑有據」，每一個推論都要「切合邏輯」，寧願寫得辛苦，不要讓人批判再來改。夏日炎炎，我又節省不敢開冷氣，要用毛巾裹著滿是汗的手臂，以免把書弄濕，到了八月，論文即將完稿，

發現右手的食指彎動都僵硬了，滑鼠滑出來的問題，還好，論文快完成了。八月底，完成論文，九月中修改通過指導教授審核。

現在回頭談談我的「有情」老師，我在輔大的一二年級當了她兩年助教，第三年她得到了一年休假的福利，她考慮了許多休假方案，最後決定留在台灣，出版兩本書，同時還申請了國科會的研究計畫，我成了計畫案的助理，薪水比助教多了數千元，事情卻沒有助教那麼多。該休假的她，反而更為忙碌，而且沒有「上課」來控制她的勞碌，也沒有了主任的行政工作來「平衡」她過多的伏案。每個星期，我們還有一次郊遊，是她唯一的休閒，但是在 2013 年的三月她就顯得神色凝重，也不說是什麼原因。到了六七月，她又變得非常多話，多到有點奇怪。八月我載她去了埔里過去一個原住民的部落，參加輔大宗教系秘書的老公得到博士學位的慶典，她當時還好，還笑嘻嘻地與其他同學合照。八月底，她還把預備要教的課程要求公佈在她的部落格。

沒有想到，九月初，她突然說要請假，好似全身都不對勁，無法回校教學了。在這之前的五月起，她已經開始看神醫了，九月她央求醫生開診斷證明，但醫生並不認為她必須停止工作，最終，勉強開了身心官能症的證明。她真的是身心官能症，而且可能已經積壓了多年，一爆發起來，難以遏止，全身上下都不舒服，但生理檢查的結果並不嚴重。《黃帝內經》就說七情之病最難醫治，在我看，其他的病靠自己有限，靠醫生多，而心理的病就多半要靠自己，靠醫生少，而「自己」又已經病了，怎麼能使那個病了的「自己」，勇敢站立，成為可以靠的呢？

請假一個學期之後，老闆老師決定提前退休，提前了兩年半。國科會的案子還沒有結案，但是兩年的兩個計畫，老師已經在一年做好了，我這個助理，協助資料整理、校對和其他雜事也大致完成，兩年的經費老師容許我傾全力購買國內外的圖書，替圖書館增購了大量書籍，而且挑貴的買，因為學生比較買不起。這時社會上發現許多大學教授 A 了國科會的經費，用在私人購物，我很高興老師非常廉潔，我這個助理也不需要作假帳。老師問我要不要買點文具用，我說「不用，全部買書」，沒有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如何造就優良的人才，我多年來受益於圖書館，我也要回饋給圖書館。第一年當助理不會處理帳務，不知道要轉變經費用途，自己掏出近 8000 元支付「雇主負擔的勞保費用」，真是難過極了，也沒辦法！第二年成了帳務高手，該變更的及早處理，穩穩的算準預算開支，最後 76 元預算，買了三個便利貼，我也不敢自己用，送給系裡的秘書和工讀生使用。

老闆老師病了，而且不見好轉，有時出現失智和錯亂的現象，思想呆板，脾氣很壞，稍不順心，就對我動拳，她說的話就是聖旨，我慢一點服從，她就暴怒。我很擔心，很擔心，搞不清是擔心她，還是擔心自己。聖經教室收入有限，只能勉強付房租，我即將拿到學位，但有什麼工作好做呢？我的理念那麼新，又有同性戀傾向，去神學院不合適，但大學教職，更難找到，我快要 56 歲了，沒有房子，也沒有很多錢，而且十多年，無法儲蓄，老了，靠誰呢？有一陣子，覺得自己也憂鬱起來，夜裡睡不好，白天很沮喪，看見老師不好，我想救她，好像人去拯救溺水的人，也被拖下水，自己好像要沉沒了。

快阿！不能這樣！感謝主，我有家人，有朋友，都成為了我抒發的出口，他們也替我打氣，我日夜禱告，每次夜裡翻身都不會忘記說：「主耶穌，求你幫助我！」論文完成前，我也走出了幽谷，我只能禱告，禱告我的天父，求上帝拯救我的老師。

原定 2014 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兩點半資格考（論文完成一半的考試），不料，颱風正好來襲，而且氣象報告說當天下午兩點最靠近台灣。慘阿，我好不容易請求來的資格考，被風吹走了，延期到八月十一日。颱風，又使我心情低落，有一個晚上獨自在家附近的巷弄行走，突然遇見了老鄰居小貞，小貞的家從小和我家只隔一道牆，小學二年級吧，他們搬家來了台北，現在她正好住在附近。小貞看見我就說：「你氣色真好」，我老實回答：「外表氣色好，裡面很沮喪」。熱心的小貞知道了我的情形，居然對我說，她一點都看不出我有什麼好沮喪的，她提醒我：「你是個講道的人，必須要經歷艱難，你講的道才能感動人！」她還說：「你媽媽身體那麼好，上帝讓你遇見一個有躁鬱症的老師，是要你認識這樣的病人和他們的家屬照顧的難處。」小貞認為我遭遇的所有挫折，乃是上帝的大恩典。小貞是個信佛的，講的這麼有道理，也把我從烏雲中拉出來。

按照學校的規定，資格考通過半年後才能申請學位考，然而還有「但書」容許例外情況。沒有想到，學位考要請的口試委員中，有一位住在美國的華人教授突然給我一封信，說他要從美國來台灣一個星期，希望我能夠在那時安排學位考。真是天助我也！這下一來，學校可以少花一筆請教授的飛機票和接待費用，而我也能提早考試。但是，困難的是老闆教授不久前還拒絕我申請學位考，我把難題告訴這位教授。沒有想到，這位教授說他以前的指導教授就是躁鬱症，使他延遲了兩年才能畢業，他非常同情我的處境，讓我備感安慰。對老闆教授而言，我是她倚賴的助手，也是她有情的同伴，放我畢業，她可能就失去我這個學生和朋友，對她要同意我申請學位考，也同時考驗著她的道德良知和我們不甚明確的感情。

老闆老師在我的戰兢請求下同意了我申請學位考，秘書和主任長久以來也知道我的處境艱難，他們也同意了。問題還有其他的口試委員不好請，除了這位老師，輔大一位研究舊約的教授和政大研究宗教學的教授，還少一個人！在台灣研究聖經的教授不多，老闆教授要找會希臘文的，還堅持不找助理教授等級。台灣神學院有一位外國教授擅長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他說他十二月很忙，婉拒了。我請求秘書再次求他，告訴他我論文已經完成，可以立即送去給他看，他十二月只要來考試就可以，他總算答應了。十月三日清早我送論文去台神給他，我告訴他，我二十年前就見過他，我曾是蘇黎世華人基督教會的女牧師。這位教授是南非人，他的妻子是瑞士人，他們熟識華人教會的宣教士，多年前來過我們教會。我們談得非常愉快，這位教授誇獎這篇論文說：「我沒有想到在台灣，有人能寫出這樣的論文，我以為這是外國人寫的，因為台灣的學生不可能有這樣的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水準。」他還說：「我真高興聖靈感動我答應了，原來幫助的人是你—**Janice!**」

十二月三日我非常順利地通過了博士口試答辯，這位外國老師非常細心地看了整篇論

文，挑出每一個英文錯字，也給我很多極好的修訂建議。美國來的教授從大角度看，給我整個研究非常具體的改進建議。輔大舊約教授大略說了研究方法的想法。政大來的教授是我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從博士論文的資格考就幫助我，他很仔細看論文，給我建議。指導教授我的老闆呢？她躲躲閃閃，不願意與別人談話，該她說話，只有說：「每位教授說的我都同意！」考試通過，很奇怪，我沒有什麼喜樂？與口試委員們合照，照相的人指出我的指導教授和我沒有笑，要我們笑。我也不知道怎麼會笑不出來，是老師的病？是我受壓太深？太疲倦？掛記著後面餐點的預備？還是拿博士學位本來就不是什麼值得高興的事情。

1990年我在巴塞爾自由福音神學院決定轉為選修生，放棄修習學位的時候，我跪在書桌旁，對上帝說：「如果學位讓我驕傲，我終生不拿博士學位！」學位考試前，我問神：「我快要得到學位了，你要告訴我什麼？」我感覺到來自天外的聲音：「感恩、謙和、體恤」。要感恩，是有許多人幫助了我，我今天才能得到學位；要謙和，得到學位只是多修了一些學分，沒有什麼了不起；要體恤，每個人立場和經驗不同，因此對事情的理解不同，拿了博士，不要以為自己的理解就是正確的。

記得我拿到碩士學位的時候，歡天喜地，現在拿了博士學位，感覺完全不同。拿碩士學位，一切生活沒有什麼改變，拿了博士學位，意味著自己應該有更高階層的工作，應該有較好的收入，年近六十，要怎樣走下去呢？每一個這樣的思想來到腦海，我就禱告，禱告，再禱告：「主！讓我的生活成為一篇講章，述說你的信實和慈愛。」

人生，有太多事情是我們無法掌握的，但是我們的勇氣和快樂能夠掌握在自己手裡。我看著周圍的人：年邁但喜樂滿足的母親、走過極度困難的小蕭、童年就打工的吳興街女孩，看起來，過去日子愈苦的人，最能享受每個眼前的幸福。我呢，我很高興認識了耶穌，祂帶領我走過的大半生歲月，崎嶇多變，但是祂給了我愛和喜樂。對我而言，祂是我永遠的救主，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如此坦白，只願上帝得著榮耀。

請勿追查文中提及的人和事件，以免別人受到傷害，謝謝您的體恤。